

# 名譽道士李丹耀約瑟

陳民耿

惟教欲探丹邱信  
不使人窺太乙爐  
聞說葛陂風浪惡  
許騎青鹿從行無

——褚載（唐）

英國牛津大學設有弗利孟德講座（The Fremantle Lectures，每三年或四年在巴里奧學院舉行一次，只准許該大學的會員旁聽。所講論的問題常屬於宗教與科學方面的。一九六八年主講者為屈爾遜教授 C. A. Coulson；一九七一年即去年係李約瑟。這時他已是劍橋大學凱斯學院的大師 Master，地位在院長（我們舊稱山長）President 之下。

李約瑟所主講的是中國文化中的科學與宗教；講題為不死之藥與 Enchymoma。時間為一月二十五日，二月一日與八日，共計三次。不死之藥與中國的道教有悠久的歷史關係。Enchymoma 英文辭典中找不到，是李約瑟創製的新字之一，似為行氣於細胞之義，moma 不識何解，姑譯之為修鍊或修鍊行氣法。

不死之藥通常是指興奮劑 Elixir；但興奮劑不一定便是不死之藥。所以正確的說法應是不老的興奮劑。Enchymoma 據此理論也可以稱為不老的行氣修鍊法。中國人很早就注意到藥；易經云：无妄之疾，勿藥可喜。易經是中國最古老的書籍——似乎在世界看來也是最古老的，其中已發現藥字。詩經云：多將熇熇，不可救藥。書經云：若藥弗瞑，厥疾弗瘳，以及其它經書裡也都有藥的記載。

藥從草，皇古的藥大概多屬草類，容易試驗。古代人民的疾病大概也沒有現代這樣繁多，而且複雜，所以不難對症下藥。最初所視為疾病可能只是外傷，主要是受箭矢的傷害；所以疾字從疒從矢。據醫和所言：天有六氣，淫生六疾（見左傳）——六疾包括腹疾心疾在內。冉伯牛有疾

，孔子自牖執其手說，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表示其嚴重的症象，可能是腹心之疾，比較調治十分困難。就一般情形言之，除此之外，只有老邁之病沒有藥物可以克奏膚功的。也因為藥物的發現可以醫治各種疾病，所以道家們努力在這一方面進行，希望探得不死之藥。

據韓非子所述，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的故事，戰國策亦有此記載。史記封禪書云：蓬萊、方丈、瀛洲三神山在渤海中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。後來秦始皇派遣徐市等入海求不死之藥。方士於是都跑到咸陽，數以千計。不死之藥是天然的草藥，不是人工製造出來的。那些方士跑到咸陽，是否已經探得那種靈藥，還是攜帶他們所親製的呢？史書對於不死之藥多不甚詳，可見其難得、難製。惟華佗（見後漢書列傳七二）有一秘

方：

漆葉屑 一斗  
青黏 十四兩

久服可去三蟲五藏、輕體，使人頭不白。彭城樊阿從其言，得壽百餘歲。惟據佗別傳云：青黏者一名地節，一名黃芝。佗入山見仙人服之。歸以告樊阿，阿服之長壽而氣力強盛。後人多服而有驗。但字書中無黏字，青黏究是何種草類已無法證明；所以簡言之，不死之藥還是沒有採到。

又據後漢書列傳七二，有潁川人劉根，隱居嵩山，很多生徒就之學道。一天他到華陽山，對一位姓韓的說：汝髓不滿，血不燮，所以服藥行氣，不得其力。必欲長生，必先治病十二年，乃可服仙藥。由此看來服食不死之藥還是有條件的。同時我們可以看到行氣和服藥具同等的重要性。所謂行氣似乎就是修鍊的方法。

服藥最初乃服草藥，後來覺得草藥無濟於事，乃向丹汞及其它金屬去探究。據晉書葛洪傳云：他的從祖學道得仙，以其鍊丹秘術授他的弟子鄭隱，葛洪向鄭隱學得其法，並不是直接師承於其從祖。道家自從鍊丹製汞以後，把以前造藥的範圍，由植物學擴展到礦物學方面去，那就不簡單了。他們反對辟穀，多服食草木金石：草木金石居然替代了五穀。並稱之為金丹玉液，或曰黃金白銀的變化的方術。或曰鉛汞，謂以鉛及汞雜他藥入爐鼎中煉之。至於石，則以丹砂、雄黃、白礬、曾青、慈石的五石散為最著。世說新語云：服五石散非惟治病，神明亦覺開朗。

修煉行氣如果得法亦可內以養身，外以却惡

。甚至於大疫中與病人同牀不為所染。入山林多溪毒蝮蛇的地方，亦不至受傷。且能以炁禁金瘡，血即立止；又能續骨連筋以炁禁白刃，蹈之不傷，刺之不入。這不是化學中的問題。李約瑟却說它是生理鍊金學 *physiological alchemy*，妙不可言。道家修養的緊要方法，除服上藥外，應保精氣，應注意胎息，以求體內元氣的新陳代謝。初學者納氣於鼻中，徐徐吐出。抱朴子曾云：胎息者謂以鼻口呼吸，如在胞胎中。初學行氣常令入多出少。道家並提及房中術。

儒家雖然主張善養浩然之氣，但不採取道家所追求的方法。至於男女性交問題更不樂道。佛教的生徒也是這樣。因此中國的科學，例如生理學、化學等都不可能從儒門或佛門開展而煥發出來。李約瑟雖篤信天主教，却十分欣賞道家們的創造能力。他花了三次長時間在牛津演講這不平凡的問題，聽眾多是碩彥與著名學者為他吸引而迷惑，覺得趣味無窮。記者郎大衛 *David Long* 曾有報導，以為中國古代的特種化學品 *Special chemicals* 因製造不死之藥而充分發展，居然獲得了優異的技術，終於發明了黑色火藥。並謂行氣修煉法有些像印度的瑜伽術，由於身體的操練，運用方式為 *Litery*（禮拜，例如拜斗）與 *Prayer*（禱告，例如主贊<sup>(?)</sup>）。實際，印度的瑜伽術，乃教人將自本性與「法身」連合；令人從世俗知覺中，解除個人煩惱而求無量快樂。似乎沒有企求上登天堂的奢望，這與道教製造不死之藥與實行修煉的目的有異。修煉的形式與瑜伽的練氣法似乎亦有不同。

李約瑟係出於家庭的傳統，皈依英國的國教高教會派 *Anglo-catholic* 與大多數大不列顛人民所崇奉的新派有差別，後者主倡革新，而國教高教會派則近於保守。最近愛爾蘭發生大戰爭便是此種宗教衝突的表現，不容易達到妥協的地步。以一個比較保守的英國國教高教會派學者，竟會轉移其宗教思想，事屬罕見。而所仰慕的却是已經就衰的道教更是出人意表。我們猜想除天主教奉上帝與道教信奉玉皇大帝，同為天上的主宰，可能還有幾種因素：

一、李約瑟贊成社會主義，道教主張農民簡樸生活、人民自治、反軍國主義；二者頗多符合。

二、李約瑟喜研究生物學與化學，道教亦常談「陰陽之祖」，例如：

書

稟乎胞胎，受氣原初。見參同契

胎息者謂以鼻口呼吸，如在胞胎中。見抱朴子已詳上面。

三、李約瑟的老師荷浦斯金爵士曾研究動物，僅以各種純粹蛋白質、脂肪、糖、鹽、水等營養，不能生長。知道必另有副營養素；依此理論進行，乃發現今日之各種維他命。中國道家則不然，所希望尋求的不是各種維他命，乃長生素。長生素可能在正副營養素之外。歷求研討並試驗無功；所得者不是長生素，乃暴死素。如果有成，不僅可以獲得諾貝爾獎金，所有各國學術獎金都可以照領。人類一切疑難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。

道家們有此崇高的理想，李約瑟不免為之心折。不過李約瑟在他肄業劍橋大學的初年，還沒有聽到中國的道教，更沒有聽到道教對於化學方面的努力。不知有漢，遑論魏晉。後來認識中國一位留英學生，提起中國古代的化學，對於道教才表示欽仰。抗戰中，他從英國來到重慶，到處探問中國的植物學專家。當時陪都受日寇的轟炸，光景慘淡，所有研究機構多因陋就簡，植物學研究所自不能例外。而李約瑟却認為很滿意。後來他在後方好幾處發表演講，有一次在中華農學會——其左近多已被日機濫炸，觸目傷心，又作有關中國植物學的演說。李約瑟和一羣聽眾完全站着，在僅有一盞電燈的大廳裡，經歷約兩小時之久。他述說中國植物學研究的成績，兼及營養問題，手裡握着一本綠裝書，每頁上面均有植物圖樣，下面有說明。李約瑟向着農學會會眾，指陳中國學者到今天很少知道有這樣重要科學文集，表示遺憾。我在場旁聽，不免也流一把冷汗。李約瑟當時很留心中國的生物學。

除奔走各地採訪有關的消息外，他還蒐集不少古代圖書。從重慶往陝西旅行，到過寶雞。那時河南大學因敵騎蹂躪豫北，到處洗劫弄得地方糜爛不堪，不得不多方轉徙去。一位詩人林祝封經過那裡曾有篇詩發表，中云：

萬竈爨材供馬矢

一村曙色絕鷄聲

乃紀實之作。河南大學那時遷到寶雞的石羊廟，新校長為田培林頗有幹才，督運圖書前往甚有秩序。搬工們正在卸運，卸却一肩重擔尚在揮汗，

安放於神龕底下時候，李約瑟亦僕僕風塵中趕到。大學教授李相傑指點他那是道藏——裡邊有鍊金製汞等技術的記錄。紅髮碧眼學者展讀之下，大喜過望，視同希世的拱壁。

其實這部道藏兼收並蓄，除老、莊、列、諸子外，名、法、墨、兵、農諸家，以及占星、陰陽、五行、醫、卜、術、數等書亦皆收入；符咒特多！精粹與糟粕堆在一起，名之曰藏。始自六朝，歷唐宋金元，屢有增益，卷帙繁夥。沒有加以小心的編訂整理，眉目極不清醒，像中國的醫書一樣的難懂。雖然其中包羅不少有價值的著作，有關化驗之學等等，現代學者亦束之高閣。幸虧李相傑教授係化學專家，注意及此。也幸虧李約瑟有此堅強意志，竭盡心力，從中抽繹出來許多精髓，才可以舉以問世。

李約瑟第一次來華，其初期目的似只側重生物學與化學，由於上述的經歷情形可知梗概。因為他的職務是中英科學合作，所以把他的興趣也捲入整個中國的科學。道家的科學精采成就，主要是化學。他們不甘屈伏於現世，要戰勝大自然。他們以化學做工具來實現其目的。抱朴子說：「陶冶造化莫靈於人，故達其淺者能使使萬物：」，注重創造的力量，具改革的精神。

據李約瑟的研究，以為道家的哲理的深入完成許多重要的學識，就中國的科學史去看真是難能可貴。道家怎樣思想便怎樣實行。亞洲之有化學，有礦學，有動物學，有植物學，有藥劑學等等都應歸功於道家，不限於鍊丹與製汞的化學而已。道教的言論與造就，儒家不聞不問。

李約瑟以為中國道家不信邏輯，其學術上的成就並不從邏輯得來，所以如此應歸咎中國沒有幾何學；可是他們自有他們的一套。李約瑟甚至以為道家的思想沒有介紹到西方去是件可惜的事。他說：「中國沒有道教就像一顆樹木其深根已經腐爛了。」他肯定的說：「這些深根今日依舊有活力呢！」一九四五年李約瑟訪問西安熱屋的那個大道觀的方丈，談論道教問題。該方丈年事已高，態度嚴肅的對他說：「世人以為我們道家退步，實際是相反的」。李約瑟聽了也很感動。

李約瑟對於道教可說完全了解，並且寄以很大的同情。對於佛教則不然，認為佛教研究等於在牛角尖裡亂鑽，於事無補。他對人坦白的聲明，不是過去獲有西方特種的背景 particular background 不會深悉道教與佛教。所謂特種背景此處乃指在本國文化方面，執行宗教的職務。據他的一位朋友說，李約瑟早年不慣於修道的生活那一句話，可為佐證。他對道教的認識是從身受另一宗教而得經驗，才敢這樣的作此具有重量的斷語，並非任意的評斷可知。李約瑟第一次來華到各著名道觀參觀，常常留連忘返。在西北沿着舊絲路，那一座雄據南山的古觀是老子廟，具天然形勝之美。李約瑟瞻眺之餘，覺得流露老子的「自然」為可喜，甘肅石油管理處曾加以修葺。昆明一個道觀，裡邊的花園佈置得幽美，北平研究院李石曾氏私立的，其戰時試驗所設於道觀：從下面大廳走上，最後到達一虛堂，上匾寫着「萬物之母」——自然。李約瑟瞻拜之後也留下

深刻的印象。

老子說：「道法自然」，淮南子說：「因天地之自然」。道家們向自然注意，下研覈的功夫，李約瑟認為具有獨特的見解。中國教派本來很多：九流三教古來即已存在。九流包括儒家、道家、雜家等，不包括佛家。三教却儒道釋並存，很少發生嚴重的衝突，尚能相安共處。現代自耶教東來以後，形勢轉移，宗教活動多暗挾有政治作用，並且逼迫異己，道教亦為他們所攻擊，李約瑟曾慨乎言之。

根據利瑪竇本人的日記有兩則記載：

一、李應試（明萬曆間人，長於堪輿）改奉耶教時候，花了三天的工夫，把他的完整圖書室所收藏的圖書，認為是教堂所禁用的，主要為占卜的技術，大部分是手抄本，嚴謹蒐集來的，也破費不少金錢，共計裝滿了三大箱，就在他的家街和利瑪竇的屋子外邊，付之一炬！

二、三年後瞿太素也改信耶教，初以為這位教士利瑪竇可以幫他忙去研究鍊金術。送到金屬圖版雕刻異常精緻美妙的，可以用為印刷書籍；連同三四個搬工才搬得動的圖書，關於各派學說；一半已經印好的，一半手抄本正預備付諸剗刷的，都是心血構成，富有價值的也都付之一炬，化為灰燼。

李約瑟認為這是歐洲人「可恥的錯誤」，一大悲劇，耶教會愚昧無知，應負破壞學術的責任，把中國科學史研斷了一截而失其連貫性，深為可恨。實際李應試的堪輿學乃無稽之談，和道家的符咒之類，均無足珍視。惟瞿太素的化學圖籍

，內容必有累積的科學性發明，竟至同歸於盡，耶教士沒有經過審慎的考慮，作此決定真是凶莽滅裂。

控制大自然的主張，道家懸為鶴的，望此進行，不願受環境的支配，旨趣崇高，為孔墨學說所不及。因此科學的新知多由道家揭發，成就很可觀。李約瑟總感得詫異，現代中國學者對於道教的忽視。有一次他和一羣朋友，包括北平研究院李書華院長，到昆明郊外旅行，參觀西山的寺觀，那是建築在翠微的平直巖壁裡，下臨昆明湖。那寺觀叫做三清閣，高高在上。李約瑟發問，何謂三清；同行多人沒有一個能够回答！

李約瑟在重慶發表演說，時常揶揄道家的種種科學貢獻，後來他便自稱為名譽道士。原來中國道士早就標榜清潔：「所過輒為蕪除而去，陌上號為道士。」（見後漢書第五倫傳）李約瑟指出中國智識的弱點，以為學者過於重視仕途，講究衙署的組織，官階的編制，而忽略各種科學的提倡與探討。他並且指摘中國官吏的貪污腐化。不錯，我們官僚政治如果由真正的清道夫來擔當，貪婪風氣可能不會從秘密的小規模，演進為公開的大規模。官府的開支包括庚款等等不至被認為只是一筆糊塗賬。李約瑟洞悉中國過去與現在的情形，也瞭解政治癥結的所在，屢次發表簡短的文章多寓忠誠的規勸。虛心的讀者在展讀他的華學鉅著以前，最好仔細的翻閱一遍，那是有益的。

李約瑟在演說以及論文中，常常輕描淡寫的反對中國官僚政治，以為智識份子的注意力走錯

了方向。其實道家所宣揚的上界，可不是和凡間的組織一樣縝密逼肖。高高在上的上帝也是獨裁的，有呼風喚雨的大總領，有雷霆部副國務總理，閃電的指揮官，以及天府官員的總監等等，各官曹列位也有尊卑大小之分。居於天上要職的早已在那裡，後來參加工作多從人間戶解而去的。中國學者喜歡做官。昇天也要過官癮，惟任期長短，報酬厚薄，道書中沒有這一類的檔案可資稽考。

李約瑟對於道家心中之天府的機構，並沒有表示異議。第一次來華，在內地由他的朋友介紹一幅天府的畫圖，李約瑟也知道該畫圖沒有什麼藝術價值，却拿來做他華學鉅著的封面。圖上有劉天君、溫元帥等三四個神仙，威風凜凜。手裡各執一兩種器具：鐘、環、斧、鑿等，其構造形式顯示技術精粗的大概。三個元帥中一個據我們考據原來是木匠，劉天君應該是劉晨。據古書記載，劉晨阮肇同到天台山採藥。遇二女邀至其家，各行夫婦禮，並給他們胡麻飯。後來下山至家，子孫已七世了。

七世約二百年。二百年在幽靜的山中，吃胡麻飯依理可得安飽。據本草、胡麻種出大宛，甘平、補肺氣、益肝腎、潤五臟、填精髓、堅筋骨、明耳目、耐飢渴。由此看來，胡麻確含著重要的營養素。劉阮獲得這種優異的食料，處於無憂無慮的環境下，活到二百多歲並不算稀罕，下山看到七世代的孫曹也是合理的事。說他們登仙那是好事者故作的神話罷了。將來人類的壽命，除却自己摧殘或互相殺伐外，可能只須少許主要的

# 廠製印大正

最新設備  
 高等技術  
 美術印刷  
 影印書籍  
 中西書精裝

地址 臺北縣三重市光復路一段12巷1號

電話 七一九二七九

營養素能够臻進到二百高齡。道家們應該持尊嚴的態度，不要亂畫符咒，像京戲的無聊的臉譜，以欺人，努力向科學正徑用功，則百尺竿頭必有更進一步的希望。

李約瑟去年所發表演說不死之藥與修煉，都是道家的科學試驗。舉座深嘆李約瑟知識的富瞻 wealth of information。李約瑟希望西方要牢記孔教與道教的優點（演說中亦提及孔教），勿應用科學於破壞的途徑。郎大衛曾將該演辭扼要記述下來，刊登於牛津一個刊物。本文作者曾向該刊物索取演詞的全文，至今多時尚未收到，乃就所已有的資料，暨我國有關道教的書籍，例

如正統道藏、抱朴子內外篇、和商務館出版的道教史概論以及道教概說，摘選出來編叙而成。

李約瑟與中國道教的關係並不平常。他自己知道他的姓譯作李於音不符，但不說明何以不更改。他自稱為名譽道士後，而於大名外有大字——丹耀；據日本東京「思想」（第五七一號）一九七二年一月出版所載又號勝元子，乃深信其服膺道教由來已久。老聃的祖先出自嬴姓，歷虞夏商各代，世為大理，以官為姓，至紂時逃難，改理為李。李耳為道家所崇奉；而唐代皇室李姓更信仰道教。李約瑟不改姓為倪或尼，可以表示其信心。丹與道家從事化學的行為有緣，亦符其

Chan 的音，且帶有政治的色彩，耀字亦寓深意。至其本名約瑟乃出於西人之一種習慣；子承父爵，亦承其名，使人易於記憶；但亦有不便處；例如 Clarence Day 父子同名，父常剖折其子的好友寄來的談情說愛的函件，弄得異常的窘而且可笑。

去年牛津學者們聽完李約瑟的演詞之後，他們似曾相與耳語，人譜中怎樣位置他，覺得很難 not easy to classify。李約瑟既然自稱名譽道士，那麼，這個稱呼，他們以為是最好不過的了。

## 永記紙業有限公司

專 銷  
 模 造 紙 印 書 紙  
 中 西 紙 張 批 發 零 售  
 價 格 公 道 隨 叫 隨 送

地址：臺北市大理街二十巷四號  
 電話：三三〇三二二三